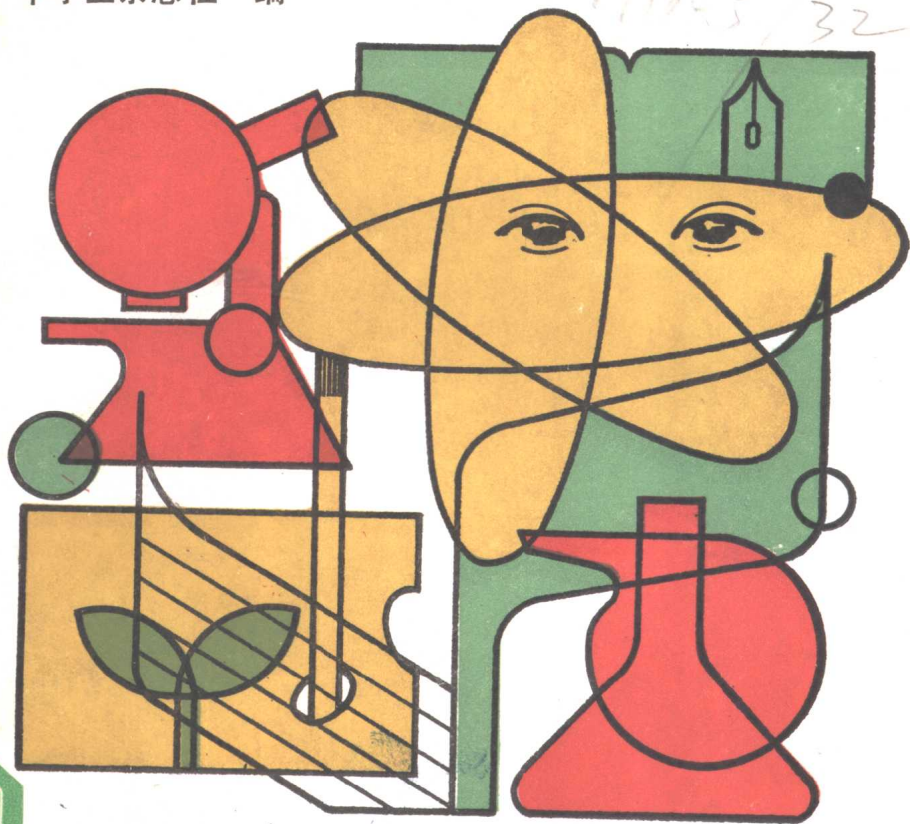


中学生杂志社 编

41895 32



6
《在实践教育活动中》

征文精选

《在实践中教育活动中》 征文精选

中学生杂志社 编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的四十一篇文章，是从1988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学生》杂志社在全国举办的《在实践教育活动中》两万多份征文稿件中精选出来的佳作。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广大中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的精神风貌。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翔实，不仅为中学生参加实践活动提供了知识、技能和经验，而且对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在实践教育活动中》征文精选

《中学生》杂志社编

*

中国青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3.25印张 2插页 68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1.15元

目 录

“沙漠奇旅”轶事·····	高 菁	1
环境的力量·····	傅红芬	4
闯出一条路·····	李书一	7
替班·····	周茂侠	10
实习生日记·····	郝 明	13
家乡在呼唤·····	崔国虹	18
小小理发店·····	刘保军	21
我们这个管理小组·····	吴金奇	24
钱真不好挣·····	孙海波	27
军魂·····	金 梅	29
我们编了一本《种田经》·····	鲁 芝	32
光荣的节水员·····	高爱团	35
葡萄园里的笑声·····	任秋红	38
尝试·····	刘文高	40
魔法·····	陈洪涛	43
暑假我当家·····	李 清	45
荒碱滩上的希望·····	张俊利	47

今天我当老师	顾青	49
萝卜丰收了	宋金凤	51
奔波	刘旭东	53
采茶	孙璞	55
巧治神婆	张华	58
岗位	任龙飞	60
白衣小天使	荀文娟	61
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邓赞民	64
源泉	王学海	66
拜师	张云峰	68
拍照乐	袁永雄	70
汗，流在桑园	阮燕	72
初登三尺讲台	吴静	75
我家的小店又开业了	陈凯坚	77
庄户小技师	于华军	79
帮工	熊昌武	82
普法宣传队	金玉符	85
我当学生会主席	林晓春	87
富裕村见闻带给我的思考	张心耶	89
鱼塘边发生的故事	耿直	91
养猪	冯启明	93
我的呼吁	衣晓莺	96
大伯请我喝鲜奶	邢蕾	98
如今办事	鲁成	101

“沙漠奇旅”轶事

北京三十五中高二 高 著

“沙漠奇旅”——所有的人听到这个神奇的名字时，都会对我们的旅行团肃然起敬。请看我们的“奇旅章程”第一条：本旅行团以到西北、西南等贫困落后地区进行社会实践为目的，所需经费尽量通过勤工俭学自筹，欢迎赞助。

如今，旅行团已经成立了将近四年，规模从四个人发展到十八个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沙漠奇旅”这个光荣的名字！

“沙漠奇旅”的诞生

“奇旅”诞生在柴达木沙漠，茫茫戈壁为我们做证。1984年7月，孙莹、和贞、冷梅和我四个好朋友，经过周密部署，满怀胜利的喜悦，踏上西去的列车。

四天四夜过去了，当四个被干渴、饥饿和五千里跋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异乡女孩站在青海湖边的时候，我发出了由衷的慨叹：“我们浪漫得过了头！”

临行前，班里曾有十几个同学为我们解释“西部”的概念：白天，肥沃的草原上骏马奔驰；夜晚，方顶帐篷里传出藏胞的阵阵笑语；空中，飘荡酥油茶的芳香……

结果呢，今天一天，我们从刚察火车站附近的青海湖劳改

农场花了十五个小时的时间走到青海湖边，别说人，连只骆驼也没见着；在湖边我们碰到一个藏胞，人家倒是挺热情，可惜双方语言不通；出发没有七、八个小时，我们就把水和面包吃得一千二净——真的，我们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后来这件事情真相大白：我们走错了。回刚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那条近路，一条同样是几乎看不见人烟的路。

孙莹赖在火车站不肯再往前走了。和贞倔得象头小毛驴，一个人上了火车。僵持中，车轮缓缓地转动起来了……

等我们分乘两列火车到达乌兰并且又会合的时候，四个人自以为历尽了千辛万苦，发誓要让亲爱的同学们都来看看真正的西部。脚踩黄沙，面向青山，我们宣告了“沙漠奇旅”的成立。

“四不象”创业记

“奇旅”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的组织已发展到十一个人，大家准备暑假去云南、贵州和粤桂边境，光是来回车费，每人就得花掉将近二百元，一趟下来少说也要三百元。这么多的钱实在不好都向家里要。时值隆冬，元旦将至，吴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百套贺年片。每天放学之后，十一个人分散到附近各学校进行推销，仅仅三天，就卖出了四百五十套。只有翟明和潘红宇愁眉苦脸，他们一套都没卖出去。几个人坐在一起找原因，才弄明白事情原委：翟明猴头猴脑，满脸的聪明使人产生不信任感。潘红宇一脸的严肃样儿，往那儿一站，人家还以为是演讲的。我们想出了办法：让两个人一起去卖贺年片。两天以后，他们手里的一百套贺年片就卖了个一千二净。一个

星期我们赚了三百三十元。

以后我们又卖过汽水、卖过书，再加上春节的压岁钱和家长的“赞助”，我们终于在1986年7月成行。可惜我那一年应青海茫崖矿团委的邀请重返西北和那里的孩子们“砍”了一个多月，未能参加这次过乌江、渡金沙的精采旅行。

同学们可能会问：学校、家长不反对你们搞“沙漠奇旅”吗？开始当然反对了。后来呢？我告诉你两个绝招：第一、在学校里卖冷饮的同时，别忘了多参加建校劳动。第二最重要，一定要保证旅行团团员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我们的团员也争气，不仅考试成绩次次有提高。吴钊关于云南石林的论文还在北京市获了奖；潘红宇的《云贵少数民族生活情况调查》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重视；孙莹的两句写西部的歪诗还居然发表在杂志上。用校长的话说，“沙漠奇旅”真是人才济济。

四年的时间，我们的旅行团走遍了西北五省和云、贵、川、桂四省（区），最远到达了新疆的喀什。困难面前我们动摇过，但是几万里的路程最终是被我们闯过来了。我们走进牧民的帐篷，也走进渭河两岸几十里深山中那些贫穷而淳朴的农民的土窑……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幸福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意识到了幸福者的责任……

几万里的路程，我们从少年走向青年。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回首中学时光，我们还会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还会记着当年同甘共苦的伙伴……

环境的力量

上海嘉定县第一中学高一 傅红芬

短短的八天，将近二百个小时转瞬即逝。此时，我内心深处不禁涌出一股依恋的感情：真愿意再来一个星期，这是一种多么崭新的生活。

8月18日是我们军训开营式的日子。坐在三百多人的会场中，我久久不能平息心湖的涟漪。并没有人出来维持秩序，但是没有一个人想“与众不同”。每排的头座，是我们的教官——嘉定县武警中队的战士，他们的一身绿色，帽沿上的国徽，以及主席台上鲜红的营旗，庄严、肃穆，给会场带来一种无形的约束。三年前我刚刚考入一中时，脸上还带着稚气，每次开会，都和班里的同学一样，坐得毕恭毕敬，神情是那样严肃、认真，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了一种笑声和目光，来自高中那些大同学的指手划脚，嘴边的几句怪叫，我们不好意思了，好象自己做了憨头憨脑的事，可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在会场里，打上一个盹，眯上半张报纸。假如我们当时能坚持下来，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想起这些，我不由得再一次坐正身子。悄悄地看一眼身边的同学，都专注地听着武警中队队长的发言。啊，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独特的“随大流”么？

军训第一天开始，每顿饭前都要集合，在通往食堂的水泥

路上引吭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学习雷锋好榜样……”我走在队伍里，随着我们二排徐卫平教官的拍子越唱越有劲，其实小学里唱那些革命歌曲的时候，我特别自豪，这几年不大唱了，要是你想一个人来几句，有人还当你是“怪物”呢！现在嘛，反正大家一起唱，也“见怪不怪”了。“傅红芬，你怎么唱得这么响？”边上的同学用手碰碰我的肩。当着那么多男女同学，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吃晚饭前，我还在犹豫不决，等会儿来几声蚊子哼哼吧。反正别人也不晓得。然而，奇迹出现了：我们的教官刚刚发完第一个音，底下就象装了只扩音器，特别是后排的男同学，声音更脆，我的耳根一热，赶紧拉开嗓子。仔细听听女同学的声音也响亮起来。一排、二排、三排……军训营的八个排象在开赛歌会。哦，我突然间明白了，这是一种平衡力。它不是简单的物理现象，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力量不是几个人能创造的，而是环境因素的组合才能够汇聚起来的。环境，你具有多么强大的魔力。你可以将假、恶、丑变成真、善、美！是的，这正是环境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一旦形成，将牵引着每个人。清晨，在早军训的哨子声中无人拖拖拉拉；夜晚的熄灯铃响了，沸腾的宿舍区霎时间静下来。烈日炎炎，小虫似的汗滴爬下去又爬出来。队列操练中两条腿象灌了铅。看看教官，绿军装象从水里捞出来，风纪扣还严严实实的；听听口号，愈来愈沙哑。“挺住啊！”我暗暗咬了咬嘴唇，在心里默念道。休息的哨子声似乎故意和我们作对，练完了正步走，教官又命令我们绕着跑道跑步。阳光下脚步渐渐轻缓下来，和我一样，人人都在支撑。

“一二一”，“一二一”，竹墙外，几个建筑工人突然挥起水泥刀朝我们怪叫着，放肆地笑着，好象是面对一群疯子。力的作用总是相互间的：你听，“啪啪啪”，脚步从没这样整齐：你看，那一张张渐趋成熟的脸是那样严肃。这不是赌气，而是无声的证明。是的，有一天，没有人会将真诚视为虚伪，没有人会将本是正常的东西视为可笑。但这一切的形成，是多么需要大家的力量——环境的力量！

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就在眼前。急急的人流，有条不紊地走向食堂。“站住”，教官忽然用了高八度音喊着：“从这儿绕过去！”教官指着一位老师背后的泥路命令我们。静静地，只有脚印叠着脚印。从这一天起，当我们在操场上队列操练，当我们在校园里追逐嬉闹，心里却时时提醒着自己：站住——从这儿绕过去！无论是集体还是单独行动。都要从老师、教官的背后走，这是军训中铁的纪律。

八天的军训，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重要。试想，假如一个集体乱糟糟的，象一盘散沙，其间的成员会是怎样呢？但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树立起一种责任心，一种主人翁的态度，一切就可以改变了。正如人们说的：一棵树改变不了气候。但大片森林的覆盖却具有无穷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种环境的力量吗？

闯出一条路

山东昌邑县李家埠乡初级中学 李书一

“杨丽丽也要退学了！”

秋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团小组长黄伟惋惜地对我说。

“怎么？她也要退学？她可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三好学生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竟然站在校门口呆呆地发愣。

昨天，薛强、张汉伟要退学，家里也给他们找了工作。我分别找到他们的家里，劝他们不要退学。他们的家长说：“眼下承包了，家里缺劳力，再说他们也愿意退学。”我去问他们俩，俩人耷拉着脑袋说：“算了，我们学习不好，也不愿意给家里当包袱了。”“没出息！”我心里这样想，但没说出口。我好说歹说，总算使他们勉强答应暂不退学。可现在又冒出一个杨丽丽来，真是让人头疼。

我是团支部书记，感到肩上的担子此时特别沉重。我召开了团支部扩大会，请同学们就此事各抒己见。

“退学不对！没有知识，没有本领，拿什么建设家乡？”高杰情绪激昂地说。很多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赞同。

“你们讲得对，可家里确实有困难啊！”杨丽丽绷着脸，委屈极了，“我哥哥要结婚，母亲又有病，我再向家里要钱买学习

用品，口难开啊！”

薛强接着说：“我还不如她呢，学习又不好，就更难了。”

沉默，难熬的沉默。

突然，黄伟敲敲桌子，问我和宣传委员高波：“怎么办？你们俩倒是说话呀？”

“同学们，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当年为了救国到国外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在工厂当工人，条件比我们如何？”高波沉着地提出问题，又自己回答说，“当然不如我们！”“对，我表哥现在在美国留学，课余也在一家工厂当工人。”高杰补充说。会场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说：“我们也可以闯出一条路来。”

我归纳出大家的意见是：课余时间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同时组织互帮小组，帮助学习基础差的同学赶上来。

新的生活很快就开始了。

星期天，薛强骑着自行车，后架上挂着大筐，走街串巷收购废品，然后再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他顶住了一双双鄙视的眼睛……

杨丽丽在班里成立了由五位同学参加的电工小组。星期天，她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工作服，腰上挂着团员们为她买的电工工具，领着同学们走家串户检修电路、安放电器。他们严格按照规则操作，不怕苦和累。有个专业户的老大爷三次到学校找他们，对老师说：“他们干活仔细，好伺候，给多给少都成……”

黄伟和几个同学在果园里承包了冬季除虫工作……

就这样,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劳动转化为价值,不仅帮助了要退学的同学,而且使自己受到了锻炼,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好了准备。

同学们说:“这是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替 班

山东枣庄市十三中初二 周茂侠

我家乡在煤城，当然最富有的是煤。改革开放给煤城带来了生机和繁荣，城近郊区都在开办煤井，有“公办”的（实际也实行承包），也有私办的，还有联营的。我妈就在一家私办的煤井工作。

每天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就到了我妈上班的时间。听妈说，这是煤井主人的规定，不到天黑不准上班。因此，夜幕就成了妈妈上班的“钟表”。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妈从来也不向我透露，我也不敢多问。就这样，这事在我心里一直疑惑着。

五月五日夜，下了一场大雨，妈上班着凉得了重感冒，不能再去上班，却又不愿请假，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小侠，你都上初二了，也能替妈干活了，你先替我干几晚吧！”我有点愕然了，望着妈妈那恳切的目光，我点了点头。妈妈又说：“晚上你跟东院的杨婶去好了。”

夜幕又拉了下来，我赶紧换上那黑色打着补丁的工作服，头顶一条旧的黑方格头巾，把柳条帽挂在大铁锹上，扛着铁锹去喊杨婶。

一路上，我和婶婶边走边谈。我问：“婶子，你们到底在谁

家煤井干？”杨婶回答：“是西街任七开办的私人煤井，说是煤井，其实咱干活的地方离煤井很远，非常僻静，四处无人家。”我又问：“你们每月能领多少钱？”杨婶高兴地说：“上月领了二百五十多元。”我一听，吃了一惊，怪不得妈从来不跟我讲。是怕我传出去。“那姓任的为什么给你们这么多钱呢？”“他赚钱无数，不给这么多能安眼吗？我们明里都称他任七，暗里都喊他‘欺人’。”杨婶饶有风趣地说。过了一会儿，杨婶又贴着我耳朵说：“我所说的你一定不要外传，不然，我就不会得好。”

杨婶走得真快，我几乎小跑才能跟上。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盏灰色的电灯（灯上积着许多灰尘），杨婶对我说：“这不，干活的地方到了。”我一进门，便看到院里有十多个中年妇女，只有一个老头，蹲在机器旁的小草屋门口抽着烟。这时，又从门外开来了两辆12马力拖拉机，装的是煤矸石块，御在一台粉碎机前。只听那老头说了声：“干吧！”合上电闸，便又去吸烟了。妇女们赶快用头巾裹住头脸，或者戴上帽子、口罩。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包好了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把大块煤矸石投到粉碎机里，它一口咬住，使着狠劲，把矸石嚼得碎碎的。就这样，机器在响，人们在奔忙，机车在进出。车把打碎的矸石碴子运出，又把大煤矸石送进来。这一切，我似懂非懂，就问杨婶：“黑灯瞎火的，他们把矸石碴运到哪里去？”杨婶看了看那打瞌睡的老头悄悄对我说：“趁天黑，把矸石碴运到煤井，掺到煤里去。”我一切都明白了。可又忍不住问杨婶：“难道没人告吗？”杨婶哼了一声说：“开煤井的人都富得

淌油，上面的人来查吧，他们笑脸相迎，好酒好菜款待，等到那些检查的人酒足饭饱后，他们就笑嘻嘻地走了。开煤井的主人不就万事大吉了。”“噢！原来如此。”

我环顾着僻静的“加工厂”，不知为什么，在我眼里，这里面的一切都变成了黑色。那一堆堆的矸石碴；那积聚着灰尘的粉碎机；那些裹着脸的妇女……我自己也仿佛染得很黑很黑……